

裨海 九十二



野谷叢書 四之七

漢書門			
三	一	五	七
號	函	架	冊
一〇〇	二	四	一

內閣文庫			
三	一	五	七
函	架	冊	號
一〇〇	二	四	一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57	
冊數	100(92)		
函號	370	44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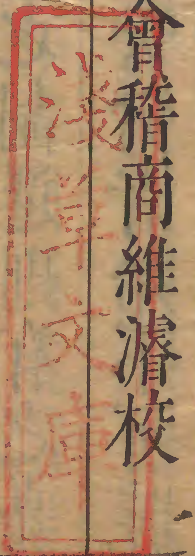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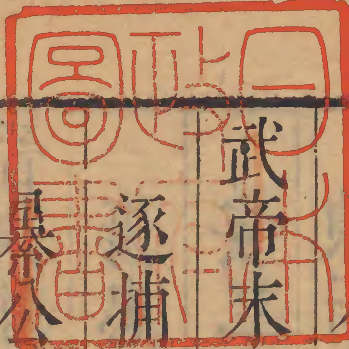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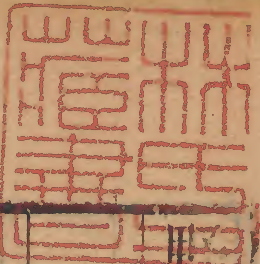
野客叢書卷第四

宋長洲王 林著 明會稽商維濬校

公子非暴勝之字

武帝末盜賊羣起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
逐捕盜賊威震州郡雋不疑上謁曰竊伏海瀕聞
暴公子威名舊矣顏注公子勝之字也僕謂此公

子者如言貴公子耳非稱其字也固雖當時風俗
之厚不應以一介之士與部使者初未相識進謁
之始稱其字之理顏之推謂字以表德古者無嫌



豈其然乎。且孔門弟子稱仲尼者是退而記其所言。非當面之稱也。

張輔妄論班史

晉張輔嘗論班固不如司馬遷有三。其一毀貶鼂錯傷忠臣之道。僕取史記漢書復之。知輔之言為甚。妄。二史鋪敘錯事大率相同。但班史加詳錯之所陳而遷史略而不載耳。其貶錯之詞遷則有之。嘉錯之忠固何嘗亡。是而張輔反云爾者。殆不可曉。傳文平敘無可言者。只以贊驗之。可見其妄。太史

公曰鼂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正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班固曰鼂錯銳於為國遠慮。而不免見害。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於篇。觀此亦可以見二公之去取矣。張輔言此無乃不考其故乎。

趙周守節優劣

士大夫不幸遺其親於不測之地。要當委曲回護。無戾吾大節可也。苟惟固執忠義。不顧其親。君子無

取焉。僕觀漢趙苞、晉周虓二事，深悼士大夫不幸而當此逆境，然全身遠害，正在人區處耳。趙苞爲遼西太守，遣使迎母妻到郡，道爲賊所虜，賊出母示苞，苞悲號泣，謂母曰：「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惟當萬死，無以塞罪。」遂進破賊，母妻被害。苞謂人曰：「食祿以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歐血而歿。周虓爲梓潼太守，遣騎送母妻歸道，爲苻堅將所獲，虓不得已，亦降堅，以爲尚書郎。虓曰：「蒙國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

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爲榮，况郎仕乎？堅乃止虓。雖在秦，抗節不撓，時人以謂有蘇武之賢。夫苞守區區之節，不能保全其母，此匹夫之義，雖死奚益？虓能全其母，而節亦未嘗虧。忠孝兩全，正聖門所深貴者。故士大夫脫有不幸，當爲周虓，無爲趙苞。又嘗觀田邑報馮衍書曰：「間者老母諸弟執於軍，而邑安然不顧者，豈非重其節乎？儻使故朝尚在，忠義可立，雖老親就戮，妻子橫分，邑之願也。嗚呼！尚忍言哉！若邑者，其亦趙苞之徒與？」

漢宣親政事

邵氏聞見錄曰前漢書循吏傳云孝宣自霍光薨後始躬攬萬幾厲精爲治五日一聽政自丞相以下各奉職而退五日一聽政史臣以爲美則孝宣而上不親攬天下之政可知矣僕謂邵氏錯認此意史言孝宣自霍光薨後始親萬幾者謂光未薨之前政由光出宣帝不可得而專光薨後宣帝始得親政事非謂宣帝以前人主不親政事也

荆軻

鄒陽曰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應劭云荆軻爲燕刺秦始皇不遂其族坐之湛沒也師古云此說謂湛七族無荆字也尋諸史籍荆軻無湛族之事不知陽所言者何人也僕謂湛之爲義言隱沒也謂軻以得罪於秦故凡荆軻親屬皆竄迹隱遯不見於世非謂秦滅沒其七族也史記曰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姓名匿於宋子正此意也

爰益密害鼂錯

爰益與鼂錯素不相能自吳王所歸道逢丞相申屠
嘉下車拜謁願請間者蓋欲以錯惡密啓嘉而嘉
慮其以吳私事見告難以區處也拒之曰使君所
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卽私邪吾不
受私益薄以語譏之嘉遂引爲上客而請間之說
得行想從容燕侍力陳錯惡異時嘉奏請誅錯未
必不自益日夜從史之故奈何帝爲錯言先入嘉
奏沮格發憤而歿得非益有以誤之乎益恨嘉歿
益忿錯之所爲求其害錯者而不可得竇嬰亦與

錯有隙會七國反乃以益薦上上召見益問計安
出正投其害錯之機益又請間而錯竟不能免矣
益之請間無非言錯委蛇曲折爲計甚密故卒遂
其所圖益亦可謂深矣嘉惟不密反爲錯所陷益
肯蹈故轍哉錯計出於嘉上而益計又出於錯上
信乎天下無第一手也

田叔善導驕主

輔導驕主亦是難事不可面折其過正使自愧爲佳
耳僕觀田叔之相魯何其溫良而樂易也田叔不

獨可以相諸侯使之居天子之左右雍容順旨可
以轉禍而爲福反惡而爲善叔之相魯至官之初
民以王取其財物自言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
十人笞怒之曰王非汝主邪何敢自言主魯王聞
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叔曰王自使人償之
不爾是王爲惡相爲善也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
中王輒休相就館叔常暴坐苑外終不休曰吾王
暴露獨何爲舍王以故不大出游其委曲規正大
率如此不傷和氣而俾歸於正此田叔所以爲善

相驕主也彼仲舒陳道義以緩江都之問龔遂哭
社稷以規昌邑之所爲皆此機也要不如田叔之
善愧其心異日七國謀反正緣無善導者之過應
高之輩日夜從吏所言何事當是之時使有田叔
者居其間吾知反謀無自而起惜漢君之慮不及
此

尚書牴牾

尚書大傳與古文尚書所載不同大傳謂周公歿王
誦欲葬於成周天乃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

國人大恐王乃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梅福張
奘等皆引以爲言據今尚書言大雷雨以風禾盡
偃大木斯拔見於周公居東之日而非其死葬之
時以此一事觀之則知大傳與經牴牾多矣豈惟
大傳如此今之尚書與漢本亦多不同王嘉奏對
引臯陶戒舜之語曰無教侯欲有國兢兢業業一
日二日萬幾師古注謂虞書咎繇之詞言有國之
人不可傲慢逸欲但當戒謹危懼以理萬事之幾
教字與教字意甚相遠而教之意爲尤長元城先

生謂恐教字轉寫作教字耳僕又觀陳蕃疏曰臯
陶戒舜無教逸游則於今本教字初未嘗差也漢
人引經率多如此不特是也如尚書天齊于人俾
我一日而楊賜則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尚書上
刑適輕下刑適重而劉愷則曰上刑挾輕下刑挾
重尚書黎民於變時雍而陽朔二年詔則曰黎民
於蕃時雍尚書方命圯族蜀志晉書皆曰放命圯
族尚書平章百姓史記曰便章百姓徐廣注便平
也劉愷傳曰辨章百姓鄭玄注辨明也似此之類

甚多漢人各習其師徃徃不同如此

王子猷操行

王子猷多言俗事謝安以爲不如獻之僕謂此特以一時之言察其優劣耳未考其終身之行也子猷傳所載率多曠達如不答長官柱笏而看西山不顧主人坐輿而造竹下山陰雪夜詠招隱詩而訪戴逵觀此數事胸中灑落亦自不凡未易貶之也然傳又云人欽其才而穢其行僕觀此語始知其爲人內行不謹爲當時所鄙信非子敬之及惟史

氏沒其迹而不書盛陳前數事且居名父之下名弟之上左右掩映故後世聞其風者擊節賞歎以爲不可及而莫知有大節之累云

王涯學太玄

元城先生論甘露之禍凡覆十一族而王涯者自號留心太玄亦罹其禍且太玄惟以進退消息之爲說涯知其說而不能行故爾僕謂著太玄者小有非意且不能自制投天祿閣爲後世笑尚何以責學太玄者邪

劉向譏恭顯

劉向說苑載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管仲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謂也管仲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之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之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則爲亂誅之則爲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何故里人曰公

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酸所以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齧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二者每每相妨而道術之士不得進用此國家之所深患也劉向借此以譏恭顯卒爲恭顯所噬蓋疾小人不可形之言豈不重其毒乎觀此可以爲戒

蕭疏二傳

蕭望之爲元帝傳與石顯爲仇貪位不去卒爲石顯

野客叢書 卷四
所陷疏廣亦爲元帝傳與許伯爲惡飄然引去許伯莫能肆其毒蕭疏事體一同然安危不同者去就之勢異也且无帝仁柔不斷疏傳蓋熟察其爲人今吾結怨於權貴逆知非異日保身之地故一旦引知足之分父子相攜而去之人徒知疏傳之去爲高而不知所以去者蓋以此耳僕讀蕭傳傳益歎疏傳之不可及東坡謂二疏之去蓋鑒韓楊趙蓋之誅顧弗深考耳

前漢有兩萬石君

前漢書石奮及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官至二千石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舉集其門號奮爲萬石君嚴延年兄弟五人皆至大官東海號其母曰萬石嚴嫗此外無聞僕觀後漢馮勤傳勤曾祖父揚宣帝時爲弘農太守有子八人皆爲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曰萬石君父子九人皆爲二千石幾二萬石矣殆不止萬石而已其門戶顯融又過於嚴石二家而前書不載今人第知前漢有一萬石君有一萬石嫗而莫知此也

蘇武在匈奴

前漢書載蘇武在匈奴。衛律白單于。幽武大窖中。絕不與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食。劉向新序又載武在匈奴。衛律絕不與飲食。武數日不降。當盛暑。以旃衣并束三日。暴武心意。愈堅。終不屈撓。今人徒知武在匈奴。劇寒中被如是之虐。不知劇暑中亦受如是之苦。今人飽食安眠於廣廈之間。隆寒盛暑。優游自得。而猶萌不足之念。其可不知愧乎。

新書所云

貢禹疏曰。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畏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故居官而致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貢禹此語。大率與賈誼新書所載同。新書亦曰。胡以孝弟循善為善書。而為吏耳。胡以行誼禮節為家富。而出官耳。又言黥劓者。

攘臂爲政行雖犬彘家富財足隱機盱視與夫父子兄弟相勸勉之意甚同而誼疏不載此語益信當時風俗不美如此新書又載秦俗日敗假父耨鉏杖等慮有德色母取瓢椀箕帚慮立詐語抱哺其子與公併踞婦姑不相悅則反脣而相睨其慈子嗜利而輕簡父母如此而誼疏不詳見之

膠東之詐

容齋隨筆云龔遂爲渤海太守受王生之策以爲聖主之功宣帝悅其有讓遷遂水衡都尉以王生爲

丞以謂遂之治效著明宣帝不以爲賞而悅其佞詞宜其起王膠東之僞也僕考膠東王相受賞在地節三年之春而龔遂自渤海太守遷水衡都尉乃在地節四年間耳此事在後謂遂鑒王膠東冒賞之弊則可不應反謂王膠東因帝悅遂佞詞而起其詐也

蜀先主讀書

蜀書言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僕觀三顧草廬與夫用兵行師甚有得於書之旨先主豈真不樂讀

野客叢書 卷四 十一
書哉。蓋當吳魏相持之際，正藉武人以輸其力。一示以讀書之說，此曹將至解體。此正與漢高罵儒之意同。不然臨終何以戒其子曰：可讀漢書禮記。歷觀諸子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觀此可見先主之本心矣。

袁郭論孔明

蜀書袁孝尼言：張子布薦諸葛亮於孫權，亮不之留。人問其故，曰：孫將軍能賢亮而不能盡亮，吾是以不留。僕觀孔明之先主如魚水之相歡，縱使孫

權能盡孔明，孔明豈肯舍此而就彼哉！然孔明既被張子布之所薦，不欲深拒，姑設此辭耳。非真有意也。又郭沖言：亮刑罰峻急，刻剝百姓。君子小人咸懷怨歎。僕觀先主言曰：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無不濟。惡有反峻急如此，縱懲劉璋暗弱之敝，不無振作，不應刻剝之甚，而使君子小人皆至怨歎之理。此言恐過耳。

穆生鄒陽

初趙王每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卽位常設後忘設
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
楚人將錯我於市僕謂穆生之去初不爲醴蓋託
體而去耳此正與吾夫子膳肉不至不稅冕而行
之意同絕交無惡聲出妻可再嫁其寬容之量甚
非世俗褊躁者所可窺測觀王戊淫暴之意日萌
不可制遏異日休侯使人諫王王曰季父不吾與
我起先取季父是何言與待季父尚爾待賓之禮
可知穆生高蹈遠舉意蓋有在逆知異日必不能

免非知幾疇克爾哉又鄒陽與枚乘嚴忌仕吳數
進忠言吳王不聽三人於是一旦舍吳而之梁未
幾吳難果作是皆有先見之明如此善乎阮元瑜
曰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游不同吳禍信哉

石顯譖望之

史謂石顯聞衆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恐天
下學士姍已病之乃薦貢禹歷位九卿議者於是
稱顯以爲不妬譖望之矣僕謂使顯不殺望之則
已使其果有此事豈以薦一貢禹而能免天下之

議哉。殺與不殺而天下之公議自存。今謂衆人匈匈言殺蕭望之。是天下皆知顯爲殺望之矣。又言議者於是稱顯以爲不妬譖望之。何當時公論無定論如此。僕恐不然。史氏飾詞之過耳。

漢貴薦賢

也。謂鄧通無他技能有所薦達。獨自謹身媚上而已。鄧通何者而責以薦達賢才之事。蓋漢世士大夫率貴於薦士。所以司馬遷被刑之後。其故人任安責以古賢臣薦士之義。而遷辭以刀鋸之餘。奈何。

野薦天下豪俊。衛青既貴而天下賢士大夫無稱其故吏。蘇建亦勉以觀古名將招選之義。而青謝以魏其武安厚賓客。天子嘗切齒。人臣奉法何與招士。舉此二者。他可知矣。

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寂無傳焉。惟劉禹錫有詠白牡丹一詩。初不言其異。茲始隱引。劉夢得元微之白樂天數詩以證歐公之說。且引開元時牡丹事以證歐公所謂則天已後始盛焉。

野客叢書卷四

終

牛名其書為已然

何言殺蕭望之是天下皆知其為殺望之矣又言議者於是彌然以為不知蕭望之何嘗將公之無定論如此僕恐不然史氏師詞之過耳

漢書蕭望之

士舉此二音亦可味矣

矮其五安早實容天千嘗以齒入田奉去何與對姑吏蕪裝亦賦以賸古各雜跡與之羨而青情以蕪天不稟對謝青雅貴而天不賀士大夫無不

野客叢書卷第五

宋長洲王 楙著 明會稽商維濬校

唐人言牡丹

歐公謂牡丹初不載文字自唐天已後始盛唐人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寂無傳焉惟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一詩初不言其異若谿漁隱引劉夢得元微之白樂天數詩以證歐公之誤且引開元時牡丹事以證歐公所謂則天已後始盛為信然近時容齋隨筆亦引元白數詩以證歐公之

誤且謂元白未嘗無詩唐人未嘗不重此花容齋
蓋未見漁隱所言故爾僕嘗取唐六十家詩集觀
之其爲牡丹作者幾半僕不暇縷數且以劉禹錫
集觀之有數篇渾侍中宅看牡丹唐郎中宅看牡
丹自賞牡丹皆有作豈得謂惟有一篇歐公不應
如是鹵莽得非或者假歐公之說乎二公引元白
數詩以證歐公之誤要未廣也龍城錄載高宗宴
羣臣賞雙頭牡丹舒元與序謂西河精舍有牡丹
天后命移植焉由是京國日盛則知牡丹在唐已

見於高宗之時又不可引開元事爲證也閱李紳
尚書故實言北齊楊子華畫牡丹謝康樂集言水
際竹間多牡丹陸農師作埤雅拾歐公之說亦謂
牡丹不載文字自則天已後始盛如沈宋元白之
流寂無篇什惟劉夢得一篇亦不深考耳

玉蕊花

容齋隨筆云物以希見爲珍長安唐昌觀玉蕊花魯
直所謂山礬者江東彌山亘野唐昌所產至於神
女下游折花而去以踐玉峯之約不特土俗罕見

神仙亦然。僕考李衛公集有爲潤州招隱玉蘂花詩云。玉蘂天中樹。金鑿昔共窺。注謂禁林有此木。吳人不識。因余賞翫始得名。又曰。內署沈大夫所居閣前有此樹。每花開花落空中回旋久之方集。庭砌大夫草詔之暇。邀余同翫。大夫謂沈傳師也。又觀晏元獻公集有翰林盛諫議借示揚州廟玉蘂詩序云。此花因王元之更名瓊花。亦謂之玉蘂。二花相近而名字不同。不知其一種邪。或各異邪。據春明退朝錄。招隱玉蘂卽后土瓊花也。若然則

玉蘂自是瓊花。非山礬也。所謂事有似是而實非者。此花以罕見爲貴。高齋詩話蔡寬夫詩話與隨筆之說一同。

後世務省文

史記衛青傳曰。封青子伉爲宜春侯。青子不疑爲陰安侯。青子登爲發干侯。疊三用青子字。不以爲贅。漢書則一用青子字。而其餘則曰子而已。曰封青子伉爲宜春侯。子不疑爲陰安侯。子登爲發干侯。視史記之文。已省兩青字矣。使令人作墓志等文。

則一用子字其餘曰某某而已後世作文益務簡於古然字則省矣不知古人純實之氣已虧

玉樹青蔥

楊子雲甘泉賦玉樹青蔥顏師古注玉樹武帝所作集衆實爲之向注文選亦謂武帝植玉樹於此宮以碧玉爲葉僕案三輔黃圖云甘泉宮北有槐樹今謂玉樹根幹盤峙三二百年木也楊震關輔古語記曰耆老相傳咸以謂此樹旣揚雄甘泉賦玉樹青蔥者也又觀隋唐嘉話國史纂異長安記聞

見錄等雜書皆言漢宮以槐爲玉樹因知晉人所謂芝蘭玉樹者蓋指此物也又考漢武故事上起甲帳乙帳前庭種玉樹珊瑚爲枝碧玉爲葉目在神宮中只非甘泉宮事知師古與向之注爲甚謬而左思之見未審也古來文士如曹操曹植王粲摯虞庾信傳選庾信之徒皆有槐賦其述種於宮殿之間矣致曲盡獨未有以玉樹爲言者何邪紀少瑜詩玉樹起千尋曹植詩綠羅緣玉樹得非卽此乎後漢梁劉七舉亦曰玉樹青蔥

敬字

嘉祐雜志謂敬字左訖力反右普木反今避廟諱改
姓苟誤矣僕謂此誤已見於石晉之時不但石晉
也六朝蓋已然矣僕觀南史何敬容傳敬容爲宰
相時所嗤鄙其署名敬字大作苟小作文容字大
爲父小爲口陸倕戲之曰公家苟旣大父亦不小
是以狗字譏之也又觀張敬兒傳其母於田中夢
大子有娠而生敬兒故初名苟兒又生一子名猪
兒宋明帝嫌苟兒名鄙改爲敬兒觀此二事是以

敬字之左文爲苟且之苟字明矣

顏駟事與馮唐同

漢武故事載顏駟一事甚與馮唐同曰上至郎署見
一老郎鬢着皓白問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
以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臣
尚少陛下好少臣已老是三葉不遇上感其言
擢爲會稽都尉然人往往誤以此事爲馮唐用如
白氏六帖曰漢文帝時馮唐白首爲郎帝問之對
曰臣三朝不遇樂天詩亦曰重文疎卜式尚少棄

馮唐楊巨源詩曰此地含香從白首馮唐何事怨
 明時劉孝標辨命論曰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
 尉皓髮於郎署左大中詠史詩曰馮唐豈不偉白
 首不見招楊炯渾天賦曰馮唐入於郎署也兩君
 而未識皆有白首不遇之說是以顏駟事為馮唐
 用也東坡詩曰為是先帝白髮郎李注亦引馮唐
 之事如此甚多諸詩誤引承襲而然六帖云云尤
 為可矣

惠帝諱字

文

容齋隨筆曰李陵詩獨有盈尊酒與子結綢繆盈字
 正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罪不應敢用此語僕觀
 古苑所載枚乘柳賦曰盈玉縹之清酒玉臺新
 詠載枚乘新詩曰盈盈一水間梁普通間孫文翰
 所書茅君碑謂太元真君諱盈漢景帝中元間人
 觀此二事知惠帝之諱在當時蓋有不諱者然又
 怪之當時文字間或用此字出適然猶為有說至
 以廟諱為名甚不可曉

相如上林賦

孫尚書仲益謂司馬相如上林賦蓋令尚書給筆札
一日而就非二京三都覃十年之思其誇苑囿之
大固無荒怪不經之說後世學者往往讀之不通
尋繹師古音義從老先生叩問累數日而後曉焉
僕謂相如此賦決非一日所能辦者其運思緝工
亦已久矣及是召見因以發揮不然何以不俟上
命遽曰請為天子游獵之賦是知此賦已平時製
下而非一日一倉卒所能為者西京雜記謂相如
為上林子虛賦幾百日而後此言似可信

竹坡言綠沉鎗

竹坡詩話云杜少陵游何將軍山林詩有雨拋金鎖
甲苔卧綠沉鎗言甲拋於雨為金所鎖鎗臥於苔
為綠所沉有將軍不好武之意薛氏補遺乃以綠
沉為精鐵如隋文帝賜張奩以綠沉甲是也不知
金鎖甲當是何物趙德麟侯鯖錄謂綠沉為竹引
陸龜蒙詩一架三百竿綠沉森杳冥此尤可笑此
周竹坡少隱所言也僕謂周說鑿甚杜之綠沉鎗
正謂精鐵鎗耳且唐百家詩亦曰校獵綠沉鎗此

豈鎗臥於苔爲綠所沉邪竹坡謂以綠沉爲精鐵則金鎖甲當是何物僕謂金鎖甲者卽黃金鎖子甲耳貫休詩曰黃金鎖子甲風吹色如鐵此亦用金鎖甲事安謂何物竹坡言鎗臥於苔爲綠所沉固已甚鑿言甲拋於雨爲金所鎖尤爲不通僕嘗考之所謂綠沉者不可專指一物顧所指何物耳如梁武帝食綠沉瓜是指瓜也如人以綠沉漆管筆遺王逸少是指筆也如劉邵賦六弓四弩綠沉黃間古樂府綠沉明月弦唐太宗詩羽騎綠沉弓

是指弓也以至宋元嘉門廣州作綠沉屏風石季龍用綠沉扇是亦有綠沉之說豈可專指一物爲綠沉哉侯鯖錄引龜蒙詩以證綠沉爲竹見亦未廣前此鄭集詩嘗曰亭亭孤筍綠沉鎗則知龜蒙之言不爲無自然則綠沉又不可專謂精鐵益有物色之深者爲綠沉也吳曾漫錄論苔臥綠沉鎗不取精鐵之說不知漫錄以綠沉鎗爲何等物邪

王維詩誤

西清詩話曰唐人以詩爲專門之學雖名世善用故

事不免小誤。王維詩曰：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爲數奇。不敗由天幸，乃霍去病，非衛青也。邵氏聞見錄亦如此言，乃以此詩爲張籍之作。且云：漢書音義：數作朔，則亦不可對天矣。僕謂此詩誤用天幸事，固已無疑。然考山谷之言，謂顏師古以數奇爲命，隻不耦，則數乃命數之數，非疏數之數也。宋景文公筆錄得江南漢書本，乃所具反，傳寫誤以所具反爲所角反耳。僕觀黃宋二公之說，則知此詩以天幸對數奇，不爲失也。又觀杜子美詩曰：

數奇謫關塞，道廣存箕穎。白樂天詩集序曰：文士以數奇，詩人尤命薄。樂天以數奇對命薄，子美以數奇對道廣，益信黃宋二公之言爲有驗。是皆以數爲命數之數。若柳子原碑曰：不遇興詞，鬱馳眉之都尉。數奇見惜，挫猿臂之將軍。楊蟠詩曰：仲父嘗三逐將軍，老數奇。此乃爲疏數字用也。

高適詩誤

謬用衛霍事，不獨王維爲然。僕觀高適詩亦曰：銀鞭玉勒繡螭弧，每逐嫖姚破骨都。李廣從來先將士。

衛青未肯學孫吳按漢書不學孫吳兵法乃霍去病非衛青也此詩亦與王維同是亦以去病事爲衛青用益衛霍同時爲將而二傳相近故多誤引用之

麥秋

細素雜記載宋子京有皇帝幸南園觀劉麥詩曰農扈方還夏官田首告秋注云臣謹按物熟謂之秋取秋歛之義故謂四月爲麥秋黃朝英引北史蘓綽傳麥秋在野之語以謂麥秋之說其來舊矣僕

謂此說朝英蓋不讀月令之過也月令孟夏之月是月也靡草死麥秋至麥秋之說已見此書何待引北史所載邪百穀各以初生爲春熟爲秋麥以初夏熟故以四月爲麥秋此說見蔡邕月令章句

文選注謬

文選蕭楊州薦士表曰竊見王暕字思晦七葉重光海內冠冕良注七葉謂自王祥以下至暕父曇首凡七葉冠冕不絕僕謂良不考究妄爲之說僕考暕正王覽之下非祥下也暕蓋儉之子僧綽之孫

彙首之曾孫注以陳父彙首又謬也祥覽爲兄弟
自覽至彙首六世至陳則九世矣注謂祥至彙首
七世亦謬也李善注謂陳覽之下此說是矣然謂
覽生導又非也按晉書覽生裁裁生導王筠亦曰
未有七葉名德重光爵位相繼如吾門者筠蓋與
陳再從兄弟皆彙首曾孫所以俱有七葉重光之
語僕又考之自導至褒九世立傳著在國史自洽
至龔九世有集行于晉宋隋唐之間自古名門濟
美鮮有如是之盛者

夏侯傳注

夏侯勝傳末曰勝從父子建字長卿師古注從父昆
弟之子名建字長卿從父之子言昆弟可也言昆
弟之子何哉此正與霍光傳謂博陸侯禹及從昆
弟雲山之謬相反按禹于雲山乃從昆弟之子非
從昆弟也

孫公談圃

臨汀刊孫公談圃三卷近時高沙用臨汀本復刊於
郡齋蓋高沙公卿里故爾僕得山陽吳氏家藏建

史密書
卷五
十一
炎初錄本校之多三段其後二段乃公之甥朱稔所記併著于此庶幾異時好事者取而附於卷末其一曰仁廟女克國太長公主降李璋璋先卒一日公主晨起語左右曰夜來夢楊太妃特來與我做女顧左右笑之明日凌晨聞者報門外有人遺下一新生女子在門臺上公主使人收養之如已女也稍長適向經遂生今太后經卒時太后臨弟其從者皆輦官稱官家供事人元祐初李綬爲副都承旨善言都城故事其說如此其二則孫公之

甥朱稔所記二段一曰熙寧三年余待親守官泗上時公爲盱台主簿一日見公言夢中有羽客遺詩一絕其後二句云更約與君三十載北陵原上望殘霞公自言北陵殘霞非佳語也熙寧三年歲在庚戌至元符二年已卯公卒於臨汀正三十載二曰高郵軍南樓東去河丈餘地有井庇以四柱屋父老相傳云邾道光女嘗汲此水煉丹飛仙去故世號玉女井其東二十餘步卽公之第宅也公嘗言嘉祐中治廳屋得廢井甃砌完好泉清且甘

按圖經卽此爲其玉女井也其庇以四柱屋者市人妄爲之爾公又言治平中公之伯氏之表其井輒浮泥而濁且苦踰月復故其後十五六年公又失長子而古相者言廳東南不利有此井尋汲之又復淤濁遂命撤去石欄以石版蔽之今心歿十五年餘矣舊宅已爲東隣茆氏所有不知此井蔽覆如故或復發握汲取也

中和樂職詩

今卒以中和樂職詩爲太守事用僕考王褒傳神節

五鳳間天下殷富宣事脩武帝故事作歌詩益州刺史王褒欲宣風化放衆庶使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歌之宣帝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何武傳所載大率亦然此是鹽司頌朝廷之德化何與太守事今人頌太守治政往往有中和樂職之語似不考當來之意所謂中和樂職宣布詩者三篇詩名耳注謂中和者言政教隆平得中和之道樂職者謂百官萬姓樂得其常道宣布謂德化周洽編于四海豈郡守之所安哉張曲

江任洪州日自有詩曰樂職在中和此語益謬矣
王東四子溝德論亦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
刺史見太上聖明朕朕竭力德澤洪茂黎庶和睦
天人竝應屢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詩以歌詠之也
其意正如此所以東作甘泉頌有曰想聖主之優
游詠中和之詩讀太平之頌觀此益知其事非郡
守所當用者

二公言宮殿

詩人諷詠自有主意觀者不可泥其區區區詞聞見

錄曰樂天此恨歌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
成眠豈有興慶宮中夜不點燭明皇自挑燈之理
步里客談曰陳無已古墨行謂睿思殿裏春將半
燈火闌殘歌舞散自書小字答邊臣萬國風烟入
長算燈火闌殘歌舞散乃村鎮夜你景致睿思殿
不應如是二說甚相類僕謂二詞正所以狀宮中
向夜蕭索之意非以形容盛麗之爲固雖天上非
人間比使言高燒畫燭貴則貴矣豈復有此恨等
意邪觀者未其情肯斯可矣

翱湜待退之之異

唐史謂李翱皇甫湜游韓門而劉貢父石林容齋亦皆謂韓門弟子僕觀退之固當曰李翱從僕學文頗有所得明知其卽退之也然翱答退之書曰如兄頗亦好賢如兄得志祭退之文曰兄作汴州我還自徐始得交游視我無能待我以又友與陸僉書曰我友韓愈薦所知於張徐州書曰昌黎韓愈是待退之以同輩而不以師禮事之翱又嘗言曰行已莫若是貴此聞之于師者也追之以利而審

其邪正此聞之于友者也又曰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于師雖朋友亦名之翱言如此而稱愈如彼是不以師待愈益明矣而皇甫湜稱退之動曰先生又有以驗翱湜所以待退之之異也

詩書之文異也

而皇甫弢解蘇之句曰去坐又首以錫履我履以
之履言收也而蘇愈收斯長不以明許愈益則文
各之然則文限字而不各解之于詞輒以文亦
其深五出聞之于文皆也又曰收而之然門人

野客叢書卷第六

宋長洲王

林著

明會稽商維濬校

荆公讀蘇文

冷齋夜話載王荆公居鍾山一日於客處得東坡寶
相藏記展誦於風簷之下喜見鬚眉曰子瞻人中
龍也然有一字未穩客請願聞之公曰日勝日貧
不若日勝日負東坡聞之拊掌大笑以為知言又
潘子真詩話載東坡作表忠觀碑荆公寘坐隅有
客問曰相公亦喜斯人之作公曰斯絕似西漢坐

客歎譽不已。公笑曰：西漢誰文可擬坐客？或比以司馬相如、揚雄之流。公曰：相如賦子虛大人，洎論蜀文封禪書耳。雄所著太玄、法言，以準易，未見其敘事與贍。若此，直須與子長馳騁。上下如楚漢以來諸侯王年表、荅谿漁隱，以謂熙寧間介甫當國，力行新法，子瞻譏誚其非，形於文章者多矣。介甫能不芥蒂於胷次，想亦未必深喜其文章。今二者所筆，恐非其實。僕謂二公皆一時偉人，其所不能者，特立朝議論間耳。然其文章妙處，各自心服。

何嘗以平日議論不相能之故，併以其所長者忌之。苟如是何以爲二公？漁隱以市井常態測二公過矣。此如顏師古謂蕭望之忌韓延壽之能出已之上之說，一同。

作字

蔡寬夫詩話曰：詩人用事，有乘語意到，輒從其方言爲之者，亦自一體，但不可爲常耳。吳人以作爲佐音，退之詩非閣復非船，可居兼可過。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乃用佐音。不知當時所呼通爾，或是

戲語也。僕按廣韻作字有三音。一則洛切。二臧路切。三則邏切。退之詩韻正叶則邏切音佐耳。又後漢廉范傳云。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此作字臧路切音措耳。又茗谿漁隱引老杜主人送客何所作。以謂此語已先於退之用矣。僕謂何止老杜與杜同時。如岑參詩歸夢秋能作。鄉書醉懶題。在杜之先。如安東平古調。微物雖輕。拙手所作。餘有三丈爲郎別厝。此類甚多。在退之之前。不但杜用此語也。古詞所叶正與廉歌一

同。明道雜誌引皮日休詩。共君作箇生涯之語。謂作讀爲佐。不止退之一詩。僕謂張右史亦失記杜岑之作爾。權德輿詩。小婦無所作。自注音佐。僕考小婦無所作。乃古樂府中語。以作爲佐。知自古已然矣。毛詩侯祝侯作字作詛字讀。

毛詩異同

夢谿筆談曰。書之闕誤有見於他書者。如詩天天是。椽蔡邕傳作天天。是加彼岵矣。岐有夷之行。朱浮傳作彼岵者。岐有夷之行。坊記曰。君子之道。譬則

坊焉。大戴記則云：「譬猶坊焉。」僕謂此一字猶不甚礙理者。他處有礙理處甚多。尚書異同。僕已疏大略於前。詩之異同。如賈山書引。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而今詩則曰：「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又如楊秉疏引：「敬天之威，不敢馳驅。」而今詩則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漢人所引，與今本文不同。往往而然。蓋嘗考之。漢人引經，間有可以證其闕誤。然其傳謬，亦不為無之。又不可盡以漢人所引為是。折衷於理，斯可矣。

樂天姬侍

隨筆云：世言樂天侍兒，惟小蠻樊素二人。予讀集中有詩曰：「菱角執笙簧，谷兒抹琵琶。紅綃信手舞，紫綃隨意歌。」自注云：「菱谷紫紅，皆臧獲名。若然，紅紫二綃亦妓也。僕謂樂天之妓，又不止此。觀劉夢得集中有贈小樊一詩曰：「花面丫頭十三四，春來綽約向人時。終須買取名春草，處處將行步步隨。」又同州與樂天詩注曰：「春草白君之舞妓也。則知樂天姬侍，又有本集所不言者。」白詩曰：「小奴槌我足。」

小婢搥我背。又不知小奴小婢者。是何名也。
詩句用嫖姚事。

名谿漁隱曰。杜子美詩云。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
漢朝頻遣將。應拜霍嫖姚。按漢史顏師古注。竝去
聲呼。而此作平聲用。蓋從服虔之音。爾王荆公詩
亦曰。莫教空說霍嫖姚。亦以平聲呼。蓋承襲子美
之意也。聞見錄亦以子美用嫖姚字爲失。且譏之
曰。退之云。凡爲文詞。宜略識字。有以也。夫僕謂二
公不深考耳。嫖姚作平聲用。自古已然。不但子美

荆公二人而已。觀梁蕭子顯詩。夫婿仕嫖姚。十八
賈登朝。庾信詩。寒衣須及早。將寄霍嫖姚。王褒詩。
樓蘭校尉稱嫖姚。唐人前詩已多如此。而唐人如
李嘉祐詩。身逐嫖姚幾日歸。高適詩。每逐嫖姚破
骨都。李白詩。將軍兼領霍嫖姚。張祐詩。二十逐嫖
姚。羅隱詩。尊壘合伴霍嫖姚。李益詩。君逐嫖姚將
韋應物詩。嫖姚恩顧下。中有霍嫖姚。張籍詩。曾將
順策佐嫖姚。爲佐嫖姚未得還。杜牧之詩。鏖兵不
羨霍嫖姚。李商隱詩。五年從事霍嫖姚。郎士元詩。

壯心竟未嫖姚知。木朝如王元之詩。繡服霍嫖姚。劉貢父詩。嫖姚不復顧家爲。陳後山詩。故家文物尚嫖姚。如此甚多。皆明知爲平聲字用者。未見有作去聲呼。蓋承襲而然。二公但見于美荆公用此。遂以爲疑。不知前後之人所用已如此也。僕又考漢志歌曰。五音六律。依韋響昭。雜變竝會。雅聲遠姚。注嫖姚也。又武帝卓堂夫人賦。飄姚乎愈莊。姚字無音。服虔之爲是音。亦不爲無據。安可以不識字疵二子。

露盤

細素雜記載。魏略曰。明帝景初元年。徙長安諸鐘簾駱駝銅人。重不可致。留於霸壘。大發卒鑄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又漢晉春秋曰。帝徙盤盤折聲。聞數十里。金秋或泣。因留霸壘。而唐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序云。魏明帝青龍九年八月。詔宮官牽車而西。取漢武捧露盤仙人。欲立置殿前。旣拆盤仙人。臨載乃潛然泣下。黃朝英謂明帝紀青龍五年三月。改爲景初元年。是歲徙長安銅人。重不可致。而

賀以爲青龍九年八月蓋明帝以青龍五年三月
改爲景初元年至三年而崩則無青龍九年明矣
此皆朝英所云也僕謂賀所引清龍固失然據今
本李賀集云青龍元年非九年也朝英誤認元年
爲九年耳

東坡梅詞

東坡在惠州有梅詞西江月末云高情已逐曉雲空
不與梨花同夢蓋悼朝雲而作荅谿漁隱曰王直
方詩話載晁以道云說之初見東坡此詞便知道

此老須過海只爲古今人不曾道到此須罰教去
此言鄙俚近於忌人之長幸人之禍且謂直方無
識載之詩話寧不畏人之譏乎僕謂晁以道此言
非忌人之長幸人之禍也蓋以坡公道人所不能
到之妙奪天地造化之巧故有謫罰之語直方所
載當有所自而漁隱至以無識譏之是不思之過
也高齋詩話載王鼎齡梅詩云落落莫莫路不分
夢中喚作梨花雲坡蓋用此事也夢雲又有榴花
一事柳子厚海石榴詩日月寒空塔曙幽夢綵雲

生

蘇明允不能詩

後山詩話載世語云蘇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不能賦曾子固短於韻語黃魯直短於散語蘇子瞻詞如詩秦少游詩如詞荅谿漁隱引蘇明允佳節每從愁裏過壯心還傍醉中來等語以謂後山談何容易便謂老蘇不能詩何誣之甚僕謂後山蓋載當時之語非自爲之說也所謂明允不能詩者非謂其真不能謂非其所長耳且如歐公不能賦而

鳴蟬賦夫不佳邪魯直短於散語而江西道院記膾炙人口何邪漁隱云爾所謂癡兒面前不得說夢也

弋人何纂

三山老人云揚子雲法言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一本作纂故退之詩云肯效屠門嚼又嫌弋者纂僕觀後漢逸民傳序云揚子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纂焉注纂本作慕法言纂宋衷注曰纂取也今人謂以計取物曰纂乃是纂字又非纂字也故陳子昂

碑曰弋人何篡鴻飛高雲張曲江詩曰今我游冥
冥弋者何所慕則用元字梁肅四皓贊曰弋者何
思鴻飛冥冥又轉爲思字

攜家居省

晉宋以後尚書官僚多攜家居省此例至陳猶然虞
荔有疾帝欲臨問令將家口入省荔以禁中非私
居之地乞停城外帝不許乃令住蘭臺又都官省
舊多鬼崇尚書周祐入居卒於是徐孝先攜家居
之兩年之間其變遂息是可證也又觀東漢趙岐

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因知攜家居省自
漢已然矣

毛詩諧聲

筆談云古人諧聲有不可解者如玖字有字多與李
字協用慶字正字多與章字平聲用恐別有理僕
謂古人諧聲似此甚多如野字音多與羽字音協
家字音多與居字音協如詩曰吉日庚午既差我
馬獸之所同鹿麋麋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
魚潛于淵或在于渚曰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

于征劬勞于野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
遠送于野是野字與羽字音協之例也曰山有扶
蘇隰有荷華不見于都乃見狂且曰祈父予王之
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曰昏姻之故言就爾
居爾不我育復我邦家是家字與居字音叶之例
也蓋當時自有此音且有字協李字者不但毛詩
爲然漢刻中如吳仲山碑亦然慶字協章字不勝
其多也

來南協聲

蔡寬夫詩話云秦漢以來字書未備既多假借而音
無反切平側皆通用如慶雲卿雲臯陶咎繇之類
大率如此詩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
能來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皆
以爲協聲僕謂寬夫之說是矣然此二字未爲不
協也來字協思字者非來字是釐字耳如康衡詩
曰莫學詩康鼎來康說詩解人頤是亦以來字協
詩字今吳人呼來爲釐猶有此音南字協音字者
非南字是吟字耳如文選賈謐詩曰昔與二三子

游息承華南拊翼同枝條翻然各異尋是也唐人
韓柳韻語如孟先生詩復志賦貞符詩多以此協
僕因而考之古人協字必有其音又如毛詩以下
字協故字者是戶字耳家字協蒲字者是孤字耳
慶字協陽字者是羌字與卿字耳如詩爰有寒泉
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曰予所蓄租予口
卒瘠曰予未有室家曰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
有慶萬壽無疆之類是也學者當以類推之

莪儀同音

洪丞相景伯隸釋曰周官注莪儀二字皆音俄詩以
實惟我儀協在彼中河樂且有儀協在彼中阿太
玄亦以各遵其儀協不偏不頗左傳音蛾作蟻徐
廣音穢船作俄漢碑凡蓼莪皆作蓼儀而司隸魯
峻碑又作蓼義僕謂此猶商之阿衡或爲倚衡倚
衡之例也蓋古者率多以阿倚莪義等字同爲一
音又觀賈誼鵬賦曰請問于服予去何之吉乎告
我凶言其菑淹速之度兮語予其期岑彭傳與人
歌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蝨賊岑君遏之狗

吠不驚足下生鼈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是以災字
協時字音則災字合讀爲緇漢人書災爲菑正此
音也觀菑災字協時字則知古人不獨以來字協
釐字其二音亦本通用如此

三傳不同

春秋五傳而騶夾二氏不傳所傳者左氏公羊穀梁
而已韓退之詩有春秋五傳束高閣之句五字疑
三字傳寫之誤耳三傳所記率多牴牾如僖公八
年用致夫人不言姓氏以爲哀姜公羊以爲聲姜

穀梁以爲成風以哀姜爲說者則以哀姜旣絕於
魯又殺於齊當與魯絕不當與夫人終之以禘致
爲非禮以聲姜爲說者則以聲姜僖公夫人今乃
歸於廟見也以成風爲說者則以成風者莊公之
妾僖公之母僖公爲君故得與祭又如隱公時夫
人子氏薨或以爲隱公母或以爲隱公夫人其說
紛紜不同如此

文人遞相祖述

容齋隨筆曰韓文公送窮文柳子厚乞巧文皆儼揚

子雲逐貧賦幾五百言。文選不收。初學記所載才百餘字。今人有未見者。輒錄於此。宣宗朝有王振者。作送窮詞亦工。僕觀逐貧賦。備載於古文苑藝文類聚中。洪氏何未之見乎。送窮文雖祖逐貧賦。然亦與王延壽夢賦相類。疑亦出此。僕謂古今文人遞相祖述。何限人局於聞見。不暇遠考耳。據耳目之所及。皆知韓柳二作擬揚子雲矣。又烏知子雲之作無所自乎。續筆謂文公之後。王振又作送窮詞矣。又烏知子厚之後。孫樵亦作乞巧對乎。樵又有逐痞鬼文。甚工。其源正出於逐貧賦。類以推之。何可勝紀。

噴嚏

隨筆曰。今人噴嚏不止者。必嘖嚏祝云。有人說我按詩寤言不寐。願言則嚏。注女思我心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僕觀類要編風篇。正有是說。

古語椎拙

宋子京曰。古人語有椎拙不可掩者。樂府曰。何以銷

憂惟有杜康。僕觀東哲賦杜康啜其胃。樂天詩杜康能解悶。潘佑詩直儼將心付杜康。蓋祖此意。文士有因其人名遂爲事用者。如東坡詩獨對紅蕖傾白墮。按洛陽伽藍記白墮春醪自是造酒者。江東人姓劉名白墮。或謂因其能造酒遂爲酒名。又近時稱主簿爲仇香。似此之類甚多。其與湯燭右軍醋浸曹公之說何異。

蘇杭妓名

蘇杭妓名見於樂天詩中。姑錄出以資好事者一笑。

其詩曰移領錢塘第二橋。始有心情問絲竹。瓊龍笙篴謝好箏。陳寵感粟沈平笙。又曰長洲茂苑綠萬樹。齊雲樓高酒一杯。李娟張態一春夢。周五殷三歸夜臺。又曰李娟張態君莫嫌。亦儼隨宜且教取。又曰花前置酒誰相勸。容坐唱歌滿起舞。又曰黃菊繁時伴客到。碧雲合處美人來。注謂遣英倩二妓與舒員外同游。又曰真娘墓頭春草碧。心奴頭上秋霜白。就中惟有楊瓊在。堪上東山伴謝公。又曰心奴已死胡容老。後輩風流是阿誰。又憶杭

州因敘舊游有曰沈謝雙飛出故鄉又有九日代
羅英二妓招舒著作詩則所謂瓊瓏謝好陳寵沈
平李娟張態真娘心奴楊瓊容滿英倩羅等皆當
時妓姓名所謂黃四娘之名因杜子美而著也

周禮中言饅字

宋景文公曰夢得嘗作九日詩欲用饅字思六經中
無此字遂止故景文九日詩曰劉郎不肯題饅字
虛負人生一世豪僕讀周禮疏羞邊之實糗餌粉
餈鄭箋今之餈饅安謂六經中無此字邪又觀揚

雄方言亦有此字若谿漁隱謂古人九日詩未有
用饅字惟崔德符和呂居仁一詩有買饅沽酒之
語僕謂景文詩劉郎不肯題饅字虛負人生一世
豪茲豈古人詩未用饅邪

以自給... 雲... 日... 而... 得... 利... 延... 侯... 封... 成... 餘... 均...
以... 用... 物... 而... 為... 則... 西... 儀... 謂... 湯... 所... 聘... 者... 伊... 尹... 而... 聘... 亦...
起於商... 宋... 之... 世... 州... 去... 二... 十... 來... 世... 如... 此... 之... 遠... 而... 此... 言...
湯... 時... 傳... 說... 云... 云... 無... 乃... 試... 乎...
野客叢書卷第六

野客叢書卷第六 終

劉禹錫嘗曰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宋考功詩云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錫疑此字僻因讀毛詩有瞽江乃知六經中惟此注有錫字僕觀揚雄方言有此一字觀樊籛傳三歲獻甘醪膏錫知漢人嘗有此語又考周禮少師掌教簫注亦有錫字則是錫字六經中不但詩注有此一字又見於周禮注矣禹錫所言是未深考僕因觀唐人詩集有曰馬上逢寒食途中屬暮春可憐江浦望不見洛橋人此宋考功途中寒食詩也有曰嶺表逢寒食春來不見

錫洛中新甲子何日是清明此沈佺期詩也禹錫舉考功馬上逢寒食之言而綴以佺期春來不見錫之句是又誤以二詩爲一詩言耳然則春來不見見錫乃佺期之句非考功之作也

損益前人詩語

詩眼曰沈佺期詩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子美詩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不免蹈襲隨筆日子美詩夜足沾沙雨春多逆水風樂天詩巫山夜足沾沙雨隴水春多逆水風白用杜句如此

僕謂此非襲用前人句也。以前人詩語而以已意損益之，在當時自有此體，不特此二者。如李嘉祐詩：水田飛白鷺，夏木嘯黃鸝。而王維詩：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嘯黃鸝。薛據詩：省署開文苑，滄浪學釣翁。而子美詩：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劉長卿詩：柳色孤城外，鶯聲細雨中。而武伯蒼詩：千條翠柳衡門裏，百嘯黃鸝細雨中。增前人之語者如此。又有損前人句語者，如王維詩：九天闔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而杜子美詩：閭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是也有全用前人一句而以已意貼之者，如沈雲卿雲白山青千萬里，幾時重謁聖明君。而子美則曰：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是也有以前人五字句衍爲七字句者，如沈佺期詩：秦地平如掌。而李曰詩：秦川四面平如掌。是也。李肇謂王維好竊人對，范元實謂老社不免蹈襲，斯見謬矣。抑又考之沈佺期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此語又有所自。觀陳釋慧標詩：舟如空裏泛，人似鏡中行。王逸少詩：山陰道上行。

闔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是也有全用前人一句而以已意貼之者，如沈雲卿雲白山青千萬里，幾時重謁聖明君。而子美則曰：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是也有以前人五字句衍爲七字句者，如沈佺期詩：秦地平如掌。而李曰詩：秦川四面平如掌。是也。李肇謂王維好竊人對，范元實謂老社不免蹈襲，斯見謬矣。抑又考之沈佺期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此語又有所自。觀陳釋慧標詩：舟如空裏泛，人似鏡中行。王逸少詩：山陰道上行。

如在鏡中游得非祖此乎杜子美詩曰春水船如
天上坐李白曰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盧懷謹
曰樓臺影就波中出日月光疑鏡裏懸是皆體貼
此意

韓李設諭

韓退之自薦書曰假如賢者至閤下乃一見之愚者
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
愚者至閤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
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李翱薦所知書曰

茲有二人偕來其一人賢士也其一人常常人也
待之禮貌不加崇焉則賢者行賢者行則常常之
人日來矣況其待常常之禮貌加厚則善人何求
而來哉二公均以是意設諭別白是否其理明甚
非老於文筆者不及此

韓用杜格

杜子美逢李龜年詩曰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
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韓退
之井詩曰賈誼宅中今始見葛洪山下昔曾窺寒

泉百尺空看影。正是行人暍死時。杜詩老妻畫紙
爲碁局。稚子敲鍼作釣鉤。韓詩已呼孺人曼鳴瑟。
更遣稚子傳清杯。因知韓詩亦自杜詩中來。儲光
羲詩孺人善逢迎。稚子解趨走。孺人對稚子。又出
於江淹恨賦。

承露絲囊

懶真子讀杜牧之詩。千秋佳節名空在。承露絲囊世
已無。謂漢以金盤承露。而唐以絲囊。絲囊可以承
露乎。此不可解。僕謂懶真是未深考。按華山記。弘

農鄧紹八月曉入華山。見童子執五綵囊。盛栢葉
露食之。此事在漢武帝之前。是以武帝於其地造
望仙等宮觀。又觀梁文帝眼明囊賦。序曰。俗之婦
人。八月旦。多以錦翠珠寶爲眼明囊。因凌晨拭日。
唐人千秋節。以絲囊盛露。亦襲其舊。正八月初故
事。

不識搗梨事

雜素雜記云。永叔代王狀元謝啓。陸機閱史尚靡識
於搗梨。枚臯屬文徒自成於飢餓。沈元用啓。讀搗

犁而靡識敢謂知書問祈招而不知尚慙寡學陸
機不識撐犁事竟不知載何書僕謂此見玄晏春
秋曰予讀匈奴傳不識撐犁孤塗之事有胡奴執
燭顧而問之奴曰撐犁天子也言匈奴號撐犁猶
漢人稱天子也於是曠然發寤其事亦著藝文類
聚類要諸書然則不識撐犁者乃皇甫謐非陸機
也歐公謂陸機得非別有所據乎

豹文鼯鼠

郭璞注爾雅謂豹文鼯鼠漢武帝時得此孝廉郎終

軍知之賜絹百匹其後如崔倕劉士玄之徒皆
知其說唐藝文類聚亦云終軍知豹文鼯鼠武帝
賜絹百匹僕考前漢諸書不聞終軍有此事讀後
漢竇攸家傳光武宴百僚於雲臺得豹文之鼠問
群臣莫知之惟竇攸曰此鼯鼠也詔問所出曰見
爾雅驗之果然賜絹百匹詔公卿子弟就攸學爾
雅是以徐陵謝啓曰雖賈逵之頌神爵竇攸之對
鼯鼠方其寵錫獨有光前得非卽此事而誤以爲
終軍乎肇虞三輔決錄亦謂竇攸

紫荷囊

前輩謂尚書紫荷囊事案晉志八坐尚書荷紫以生紫為裕綴之外服加於肩上又梁史周舍問劉杳尚書著紫荷橐竟何所出杳曰張安世傳持橐囊也荷乃負荷之荷人讀為平聲遂有此誤雖歐陽文忠公宋景文公有所不免僕謂不然紫荷囊事其說已久非歐宋之誤也觀唐類表有云佩蒼玉負紫荷歐宋之語豈無自邪僕因考之沈約宋志蕭子顯齊志皆謂紫裕囊俗呼曰紫荷或曰負荷

以行隋志曰朝服綴紫荷錄令左僕射左荷右僕射尚書右荷是則紫荷之說自晉宋以來有之劉杳謂持橐簪筆出張安世傳不知出於趙充國傳漫錄謂左荷右荷出隋樂志不知出於禮志

五技之鼠有二

今讀荀子鼯鼠五技而窮為貓鼠之鼠唐藝文類聚亦編入鼠門僕考之乃螻蛄非鼠也按本草廣雅皆謂荀之鼯鼠為螻蛄一名碩鼠易晉如碩鼠孔穎達正義引蔡邕勸學篇云碩鼠五能不成一技

注云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
谷能穴不能藏身能走不能免人荀子鼯鼠五技
而窮竝爲螻蛄也而魏詩碩鼠刺重斂傳注皆謂
大鼠則爾雅所謂碩鼠關中呼爲鼯鼠陸機云今
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於頸上跳舞善鳴
食人禾苗人逐則走木空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
鼠然則螻蛄與此鼠同名碩鼠皆有五技但螻蛄
技窮而此鼠技不窮故耳陸農師埤雅謂五技而
者爲飛生與諸說不同

鷹犬論人

頌人之美以飛走比況者有之不過用麟鳳虎豹鷹
鵠之類而已然罕有以犬爲美況者觀後漢張表
碑云仕郡爲督郵鷹撮盧擊此何理哉今人以椽
曹取媚上官奔走爲用者爲鷹犬乃知亦有自云
陳平用張辟彊計

世稱良平之智而良之智復非平之所能僕嘗著良
平論辨之詳矣茲不復論因閱前漢外戚傳見張
辟彊勸陳平進用台產輩以解呂后之憤乃信有

乃父風當惠帝崩太后發喪哭而泣不下留侯子
張辟彊爲侍郎年十五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獨有
帝今哭而不哀君知其解未陳平曰何解辟彊曰
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爲將將
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
心安君等幸脫禍矣丞相如辟彊計請之太后說
其哭乃哀夫陳平至是時亦已老矣其平生用智
至此亦可謂熟矣然受教於張辟彊十五歲之子
從容解呂后之憤是平之智不惟不及其父且不
及其子遠甚揚子雲美辟彊之覺陳平而李德裕
非之僕謂辟彊正料台產庸材有不足慮故使之
暫掌二軍使其材不可制決不出此計矣有以見
辟彊術高詩曰是以似之辟彊之謂與張良傳末
但言子不疑嗣侯不聞辟彊之名何邪

杜荀鶴句

高齋詩話曰山谷嘗云杜荀鶴詩舉世盡從愁裏老
正好對韓退之詩誰人肯向死前休僕考荀鶴詩
元有是對其詩曰南來北去二三年去年來兩

鬢斑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閒。退之易
閒字爲休字耳。退之在前。荀用其語。僕謂誰人肯
向死前休。與誰人肯向死前閒。二句皆當理。然豈
可誣舉世之人。盡從愁裏老邪。蓋有春風和氣中
過一生者。但不多耳。不若曰浮世多從忙裏老。

蘇黃互相引重

漁隱云。元祐文章。世稱蘇黃。然二公爭名互相譏誚。
東坡謂魯直詩文如螭蟬。江珧柱。格韻高絕。盤餐
盡廢。然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山谷亦曰。蓋

有文章妙一世而詩句不逮古人者。此指東坡而
言也。殊不知蘇黃二公同時實相引重。黃推蘇尤
謹。而蘇亦獎成之甚力。黃云。東坡文章妙一世。乃
謂效庭堅體。正如退之效孟郊。盧仝詩。蘇云。讀魯
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其互相
推許如此。豈爭名者哉。詩文比之螭蟬江珧柱。豈
不謂佳。至言發風動氣。不可多食者。謂其言有味
或不免譏評。時病使人動不平之氣。乃所以深美
之。非譏之也。文章妙一世而詩句不逮古人。此語

蓋指曾子固亦當時公論如此豈坡公邪以坡公
詩句不逮古人則是陳壽謂孔明兵謀將略非其
所長者也此郭次象云

陳文惠詩句

張文潛云陳文惠公題松江詩落句云西風斜日鱸
魚香言松江有鱸魚耳當用此鄉字而數本見皆
作香字魚未爲羹雖嘉魚直腥耳安得香哉松江
詩話曰魚雖不香作羹芼以薑橙而往往馨香遠
聞故東坡詩曰小船燒薤搗香齏李伯吳詩曰香

齏何處煮鱸魚魚作香字未爲非也僕謂作者正
不必如是之泥劉夢得詩曰湖魚香勝肉孰謂魚
不當言香邪但此鱸魚香云者謂當八九月鱸魚
肥美之時節氣味耳非必指魚之馨香也張右史
之說既已失之而周知和乃復強牽引蘇黃二詩
以證鱸魚香之說且謂芼以薑橙往往馨香遠聞
其見謬甚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鱸魚香字比鱸
魚鄉甚覺氣味長更與識者參之

割名割炙

漢書載揚雄解嘲曰司馬長卿竊訾於卓氏東方朔
割名於細君師古注謂以肉歸遺細君是割損其
名而文選載此文則曰東方朔割炙於細君良注
謂方朔拔劍割肉以歸炙亦肉也二說雖不同皆
通於理漢書又曰欲談者宛舌而固聲師古注謂
宛屈也固閉也而文選則曰欲談者卷舌而同聲
翰注則又曰同聲謂候衆言舉而相效也而方言
所載則曰含聲而寃舌漢書張耳傳外黃富人語
甚美庸奴其夫而史記謂外黃女甚美嫁庸奴亡
其夫嫁張耳二義不同漢書李廣傳載程不識語
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而其士亦
佚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虜亦不得犯我而史記
所載則曰李廣軍極簡易云云而其士卒亦佚樂
咸樂爲之死而我軍云云以李軍對吾軍而言士
卒佚樂故咸樂爲之死讀史記之文知漢書爲疎
鹵也

唐壞麻事

唐書曰陽城爲諫議大夫帝欲相裴延齡城曰脫以

裴廷齡爲相。吾當取白麻壞之。會要曰：延齡儻相。吾惟抱白麻慟哭。世說曰：李甘爲侍御史。鄭注求入相。甘言於朝曰：宰相代天理物。注何人敢茲叨竊白麻若出。吾必壞之。會要又曰：景福二年。以李磾爲相。宣制日。知制誥劉崇魯抱其麻而哭之。乃授磾太子少師。車騎將軍。其子李平亦封。蕭張封地。南陽者音贊。屬沛郡者音嗟。按茂陵鄼有二地名。屬南陽者音贊。屬沛郡者音嗟。按茂陵書曰：蕭何國在南陽。則是蕭何封贊明矣。而沛有

泗水亭。班固銘曰：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就封於鄼。誤以爲沛地之嗟矣。楊巨源詩曰：請問漢家功第一。麒麟閣上識鄼侯。姚合詩曰：鄼侯宅。過謙。賈島詩曰：往歲鄼侯鎮。諸家皆承此謬。劉晏歲輸至天子曰：卿朕鄼侯也。唐書釋文：鄼南陽縣名。則盱切。此正得之。留亦有二地名。一彭城之留。一陳留。王叔原諸家所考。子房所封。乃彭城之留。僕考張良碑。正在彭城之留。子房廟中。東漢時所立。知叔原等所考爲信。然而樂史寰宇記引城冢。

記乃謂張良封陳留侯食邑小黃一萬戶此說謬矣范石湖留侯廟詩注曰自宋武下教修復時其失已久漫錄謂徐州沛縣今留城鎮有留侯廟存焉

地理訛舛

載籍之間所言地理訛舛甚多不可勝述姑舉數端漢文帝封淮南王長子陽周侯賜為廬江王應劭曰廬子國廬子國即廬戎之地按左傳廬戎自在宜城山中劭誤以中廬之廬為廬江之廬矣楚之

熊繹所封丹陽正南郡枝江之丹陽而西漢志注乃以曲阿之丹陽為楚所封舜漁雷澤正城陽之雷澤而周處風土記乃以吳之太湖大雷山小雷山為舜漁之所子胥之胥山在嘉興東南而張晏乃以太湖之承胥二山為子胥之山李白讀書於匡山正綿州大匡山小匡山之處而寰海記舊注乃指江州匡廬山為白讀書之所楚之雲夢跨江南北左傳曰王以田江南之夢則知雲在江北而郭璞注爾雅乃以岳陽巴丘湖為楚之雲夢後漢

樊丹封謝陽侯。正詩所謂申伯番番。既入于謝之謝地也。而傳乃以爲射陽。按射陽在山陽西。卽高祖封項纏之地。非丹封地也。樊毅碑曰。謝陽之孫。此可驗也。

鞅挾三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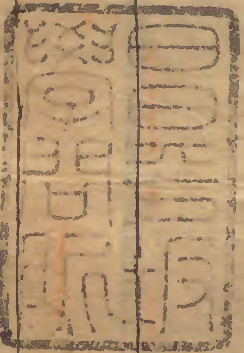
漢書載賁戲曰。商鞅挾三術而鑽孝公。應劭注謂王霸富國強兵爲三術。師古注謂王一也。霸二也。富國強兵三也。僕謂三術者。帝道王道霸道。商君說秦孝公用此三術也。事見本傳。雖繼之以富國之

說卽霸者之用耳。鑽者取必入之義。是說得之。張曲江詩曰。旣聞持兩端。復見挾三術。又曰。雖致負乘器。初無挾術鑽。正用此事。今人懷所製。求上官知者。目曰鑽具。正此義也。

三公詩句

杜子美詩。震雷翻幕燕。驟雨落河魚。姚合詩。驚飈墜鄰果。暴雨落江魚。皮日休詩。高風翔砌鳥。暴雨失池魚。

野客叢書卷第七 終



賦也而傳乃以

蔭果暴雨蒼心魚又日林音高風疾山前黑雨

其于美音靈雷騰幕燕颯雨蒼心魚疾合音濤颯劉

三公音

賦音日曰變其五山舞此

乘器既無赫淋變五用北車今人對視粟朱土官

曲正音日雅聞耕雨淋野貝赫三淋又日變逐負

銷噴濤音六風耳變音如必人之變長旋音之

